

神雕俠侶



神雕俠侶（五）

——根据同名武侠小说

原 著：金 庸

改 編：文 西 早

繪 畫：緒經 明陽

掃描制作：玉 嬌 龍

四川美術出版社



黄蓉思量瞬间，突然拉着小龙女的手说：“过儿数次舍命救我夫妇，难道我一次也救他不得？裘千尺的大哥与过儿的父亲全是我一人所伤，你们打退大敌，再取我的首级，骑上汗血宝马，三日之内去绝情谷换绝情丹便是。”



小龙女句句听得明白，心中万分过意不去：“那不成，那不成！”这时，郭芙惶急地跑来：“妈，大武哥和小武哥到城外打架去啦，他们说输了的不是死，也不回来见我。”黄蓉怒道：“为一个姑娘自相残杀，死了也活该！”



黃蓉挂念郭靖傷勢，來到他房中，見郭靖盤膝運功，雖是臉色蒼白，氣息却甚調勻，只要休養數日，便能痊愈了。郭靖睜開眼，見妻子臉上有汨珠，道：“蓉兒，這几天你怎麼樣？”黃蓉道：“腹中動得厲害，想是他想見爹爹啦！”



杨过本是一心一意要杀郭靖夫妇，但共处两日，见二人赤心为国，不禁大为感动。他决心在七日中做一两件好事，也不枉了一世为人。杨过来到郭靖房中问候，刚至门口，忽听外屋顶上金铁交鸣，一声长笑，正是金轮法王到了。



杨过拔剑以待。金轮法王道：“杨兄弟，你东歪西倒，成了反复小人，这滋味可好受？快把郭靖交出来！”杨过跃上屋顶，一笑：“对啊，我正自后悔，四下到处找他，若找到他，我便这样一刺。”说话间，伸手就向他左肋刺去。



法王万料不到杨过在笑谈中斗然刺出一剑，心中大怒，挥动金轮银轮，急攻猛打。杨过舞动长剑，三退三进，来回转战。这时，东南角上也响起乒乓的兵器声，小龙女正力战潇湘子和尼摩星，朱子柳勇斗着达尔巴和霍都。



守城兵将知道有人来袭，纷纷赶来捉拿奸细，屋下人声渐杂。这时法王纵火毁房，浓烟滚滚而上。黄蓉欲扶郭靖换个安稳地方，刚用劲，突然腹中一阵剧痛，坐回床上去。这时，杨过跃进来，道：“我背上郭伯伯去引开敌人！”



金轮法王数人见杨过背着“郭靖”，朱子柳在右护着逃走，都丢下对手随后追去。小龙女忽听得屋下传来“哇哇”哭声，知道黄蓉产下小婴孩了，便跃下房去察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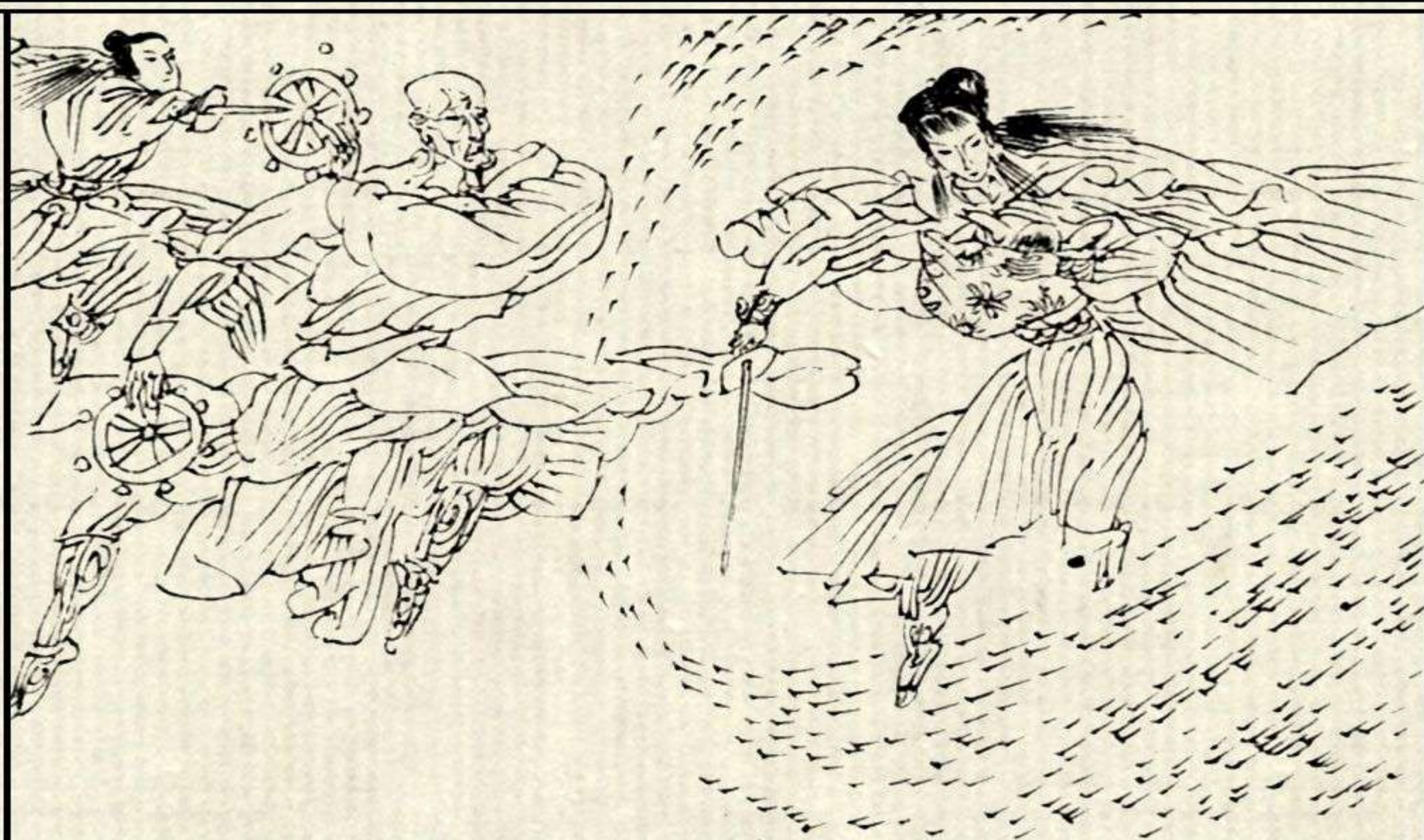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背着那“郭靖”在屋顶上奔驰一阵，然后又跃下地，在小巷中大兜圈子，走到一个巷口，突被尼摩星拦住。杨过站定，将背上的人往尼摩星手中一送：“郭靖给你！”尼摩星大喜：“我是蒙古国第一大勇士啦！”



这叫声引得潇湘子和达尔巴奔来争夺，三人拉开帽子一看，哪是什么郭靖，竟是一个小兵。法王心中大怒：“今日要杀了这奸诈小子，也不枉来襄阳一遭！”



杨过挂念郭靖是否逃走，奔回郭靖住处。法王也跟了来，叫道：“杨过，这次你该死了罢！”一言方毕，白影一闪，小龙女窜出来，协同杨过使出“玉女素心剑法”，将法王裹在剑光中。



法王见形势危急，顿将五轮运转，与两人的剑气结成一道光网，但终攻不进剑光之中。法王正自气馁，那小龙女怀中突然发出“哇哇”的婴儿啼哭声，三人都暗吃了一惊。小龙女低头叫道：“小宝宝莫哭！”



三人手下招数均缓了下来。杨过问：“郭伯母的？”小龙女点点头，杨过左手接过孩子，一边斗杀，一边又问：“郭伯伯逃走了么？”小龙女点点头，并说：“你快抱了孩儿，骑汗血宝马到绝情谷换那解药丹！”



这时法王铁轮斜飞而至，砸向婴孩。小龙女左手顺势向外一推，将它抓住。谁知道铁轮在双剑中犹如插进第三者，两剑剑法格格不入，小龙女大急：“今日斗不过他，你快到绝情谷……”。话未落音，杨过左肩一麻，婴孩脱落。



法王趁势又将右手一挥，金轮飞出托住了婴孩，正要上前去抢孩子，忽然一只手臂伸来，抓住金轮，连着婴儿抱了去，转身便奔逃了。小龙女大叫：“是我师姐！”杨过见是李莫愁，当下便提气疾追，法王看见，也跟了去。



小龙女在后喊道：“师姐，你抱去作甚？”李莫愁头也不回，只答：“古墓派代代都是处女，你连孩子都生下了！”小龙女叫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孩子！”追到城墙下，已不见人影，正遇见鲁帮主，便从帮主手中拉过汗血宝马，追出城去。



杨过与法王一前一后追赶着李莫愁，来到山峦丛中。法王已知那婴儿是黄蓉所生，心想拿不着郭靖，也要携走他的女儿，便对她大声喝道：“兀那婆娘，快放下孩儿！”说罢，挥动双臂，将铁轮铅轮向她身后袭去。



两人来往数招，杨过赶到。他见法王双轮齐施杀着，唯恐伤了孩子，便往上一扑，叫道：“李师伯，快抱了孩子逃走，让我抓住秃贼！”李莫愁刚提步要走时，只觉法王银轮已砸向背心，只得回过身来，用拂尘挡架。



杨过突然心生一计，喊道：“李师伯，你不用走啦，我这剑上有毒，这秃贼已伤，活不多久了。”法王一呆，顿时气便馁了。李莫愁趁机向前急窜，钻进了山上一个洞中。杨过生怕李莫愁下毒手，跟在她后面，也窜了进去。



两人在洞中交拆十余招，那婴儿一声哭叫后良久没有声息。杨过一惊，立即收剑问道：“这孩子得给奶吃了。”李莫愁道：“我是个守身如玉的女子，怎会有奶给她吃？”杨过道：“咱们出洞去瞧瞧，找个女人给她吃个饱且不好？”



两人悄然出洞，但见法王已没了踪影，便顺着山间小道行去。那婴儿哭得倦了，在李莫愁怀中沉沉睡去。杨过正愁寻不见村庄，忽听李莫愁“噫”的一声，停住脚步一瞧，只见前面有两只厮打嬉戏的花斑小豹。



李莫愁踏上一步，要将小豹踢开，突然旁边草丛中“呜”的一声大吼，一只金钱豹扑了出来。李莫愁向左跃开，举起拂尘，刷的一声击在豹子双目间。那豹痛得呜呜狂吼，更是凶性大发，高跃十余丈，从半空中扑将下来。



杨过飞身跃起，右掌砰的一击，击在花豹颈后椎骨上，这一掌含了五成内力，击得那花豹一个筋斗向后翻出。他跳上前去，左一掌，右一掌，打得花豹狼狈不堪，吼声越来越低，十余掌后，花豹难以忍受了，转身纵上山坡去。



杨过早已防它要逃走，立刻抓住了两头小豹头颈。母豹见了，爱子心切，又向杨过扑来。杨过丢了小豹，猛跃飞出，看准落点，飞落在豹子背上，那豹子竭力挣扎，但全身要害受制，一张巨口没入了沙土之中。



杨过叫道：“李师伯，你快用树皮结两条绳索，将它缚住，豹子有奶呵！”李莫愁顿时省悟，心中大喜，笑道：“亏他想得出。”当即撕下树皮搓成绳，将豹子巨口、前腿、后腿绑定。”



杨过见豹子目光中露出恐怖之色，便抚摸着它的头顶，笑道：“咱们请你做一会儿乳娘，不会伤你性命。”李莫愁抱起婴儿，凑去在豹的乳房上，婴儿早已饥饿得不堪，张开小口便吃，不多时便已吃饱，沉沉睡去。



两人心中喜悦，相顾一笑。这一笑，彼止戒心顿时去了大半。李莫愁脸上充满温柔之色，口哼歌儿，轻轻拍着孩子，杨过见孩子睡得甚是宁静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近处两头小豹正在母豹怀中吃奶，人兽相安，一片融洽。



天快黑尽，杨过找到一个勉强可容身的山洞，当下找些软草，又捧回十多个野果，铺了床位后，与李莫愁分吃了。杨过道：“李师伯，我在洞外给你守夜，你安睡罢。”说罢，在洞口取长绳缚在两株大树之间，凌空而卧。



杨过睡到中夜，忽然听得西北方传来一阵阵雕鸣，那声音时作时歇，远比桃花岛上的双雕鸣声洪亮。他好奇心起，轻轻从绳上跃下，循声走进一个山谷，在离鸣声不远处悄悄拨开树丛张望，不由得大感惊诧。



原来是头身形甚巨的大雕，全身羽毛似被人拔去了大半，黄黑羽毛疏疏落落，形貌肮脏而丑陋。但见它头顶生着个大肉瘤，高视阔步中，自有一番威武气概。突然间，只听得呼的一声巨响，大树上猛然悬下一碗口粗的三角头巨蟒。



巨蟒猛向丑雕扑去，丑雕毫不退避，将弯嘴疾伸，啄了毒蟒的右眼。那蟒剧痛难当，倏地咬住丑雕头顶肉瘤，随即将两丈长的身子从树顶跌落，在丑雕身上绕了几匝，丑雕性命已是难保。



杨过不忍丑雕为毒蛇所害，纵身而出，拔剑往蛇身上斩去。丑雕疾展右翅，将杨过的君子剑拍落，似有不愿他插手之意，一边将弯嘴连啄蟒身，每啄一下便有鲜血激喷而出。很快地，蟒莽双眼已盲，终于僵直而死。



丑雕昂起头，高鸣三声。杨过听它鸣声中甚有善意，便跟着它奔进一个深谷中，来到山洞前，见洞口处有座坟墓，洞壁上有兵刃划成的三行字。那字里行间透出了一位武林前辈的寂寞难堪之意，末尾落款：“剑魔独孤求败”。



杨过心想，此人号称“剑魔”，自是运剑若神，名字叫“求败”，想是走遍天下欲寻一胜己之人，未能如愿，终于在此郁郁以歿。想到此，不禁既惊且佩，悠然神住。他搂住丑雕抚摸一阵，然后躬身一揖，踏步而回。



杨过挂着郭靖幼女的安危，拾回君子剑后，奔回山洞。刚到洞口，李莫愁道：“你到哪去了？这儿有个野鬼，来来往往哭个不停。”洗耳一听，果然传来号啕大哭之声。李莫愁道：“是个疯子，快去逐走他！”



杨过探头一望，星光下见一披头散发的大汉正自掩面大哭，不住地打着圈子走，口里哭喊道：“我只有这两个儿子，他们偏要到此自相残杀，我这老头还活着干什么？”杨过心中一动，朗声道：“这位可是武老前辈么？”



那人抬起頭，喝道：“你是誰？怎知我的名字？”楊過道：“小侄楊過，從前與武兄弟二人同在桃花島寄居，對老伯威名一直仰慕得緊。”話剛落音，遠處腳步聲響，有兩人並肩而來。他們隱在樹叢後一看，果然是武氏兄弟。



他们在一地势空旷处站立。武修文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今日不论谁死谁活，决不能漏半点风声，以免爹爹和芙妹难过。”两人黯然相对，良久无语。忽然兄弟俩同时叫声：“好，来罢！”武修文抽出长剑，刷刷刷连刺三下。



武三通见兄弟俩性命相扑，出手毫不容情，不由得泪如雨下。杨过见他哭得伤心，想起自己的命不长，善念顿起，便对武三通低声道：“老伯，小侄有一计，可令两位令郎罢斗，但你千万不可给他们发觉，否则计策就不灵了。”



接着，杨过纵声大笑，缓步而出。武氏兄弟大吃一惊：“我……我们练练剑法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杨过冷笑道：“若真练剑，我自然管不着，可你们出招之际，尽想着我的芙妹，我不管谁管？”武修文大声道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



杨过道：“郭伯伯早将芙妹终身许配于我，你们又非不知，却私自在这里斗剑，争夺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们当我是人不是？芙妹曾说她对你们好为难，只好说两个都喜欢，实则不喜欢，总之芙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……”



说到这里忽听得身后发出幽幽一声长叹，宛若小龙女的声音。杨过脱口叫道：“姑姑！”却不闻应声，随即省悟是山洞中的李莫愁所发，便又转身对武氏兄弟呵斥着，并口口声声将郭靖和黄蓉称作“岳父”、“岳母”。



武修文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回襄阳去，亲口向芙妹问个明白。”
杨过冷笑道：“芙妹二字岂是你叫得的？从今以后，连心中也不许你们想。”武修文怒道：“我偏叫，芙妹，芙妹……”未住口时突然拍的一下，左额被杨过猛打了一记耳光。



武修文跃开两步，横剑相持。杨过拔出君子剑，嚓的一声，将身旁一松树削成木棒，道：“咱们今日为芙妹而斗，我用岳母传授的木棒来对利剑，倘若我输了，我便是猪狗不如的无耻之徒。”武修文道：“咱兄弟输了，永不见芙妹！”



武修文说罢，一声“看招”，同武敦儒同时长剑挺出。杨过道：“好，我岳母亲手所授的精妙功夫来了！”将木棒上翻下绊，使个打狗棒法中的“绊”字诀，先将武敦儒“哎”地掉了一交，随即又一晃动，啪的一声，打在武修文的臀上。



数招之间，二武已是手忙脚乱，无暇去削对方的木棒。杨过口中接连叫出数招：“山外清音，金声玉振，凤曲长鸣，响隔楼台，棹歌中流……”那动作潇洒自如，着着都是攻势，迫得二武并肩力抗，竟不敢相离半步。



杨过见二人神色惨然，微感不忍，但今日若不把二人打得服服贴贴，日后两人便要为郭芙恶斗，直至送命为止，便索性抛去木棒，在二人剑锋之间穿来插去。二武双剑始终刺他不着，那武三通在树丛内看得心情动荡不已。



猛听得杨过一声清啸，伸指在二人剑上一弹，两剑向天空飞出，杨过纵起，将双剑抄在手中，拱手相还道：“多有得罪。”武修文却将长剑往颈上抹去：“永不见芙妹便是了。”武敦儒心意无异，也横剑自刎。



杨过一惊，飞纵上前，伸指弹开双剑，两剑相交同时断折。武三通也急跃而来，一手一把揪住二人后颈，喝道：“你二人为了一个女人自残，真枉为男子汉了。咱们父子跟前第一桩大事，是要找到李莫愁，为妈妈报仇哇！”



杨过听了这话，唯恐山洞中的李莫愁听见，欲将三人引开。这时，忽听得洞中李莫愁冷笑道：“李莫愁在此恭候多时！”话毕，走出洞，左手抱着婴儿，右手持着拂尘。武三通见了大吼一声扑上去，武氏兄弟也持断剑上前夹击。



杨过生怕伤了婴儿，叫道：“李师伯，你将孩子给我！”他挥掌震开拂尘，便要去抢。李莫愁厉声喝道：“你敢来抢，我臂一紧，瞧孩子活是不活？”杨过一愕，那敢上前？这时武三通趁她心神微分，将右食指点中她的腰际。



李莫愁顿时半身酸麻，一个踉跄，拂尘连挥，夺路进了山洞。武三通大喜：“贼贱人中了我一指，今日已难逃性命。”话刚落音，山洞中一声大吼，扑出一头豹子。武氏父子大吃一惊，只在一怔之间，忽见肚腹之下蓦地里射出几枚银针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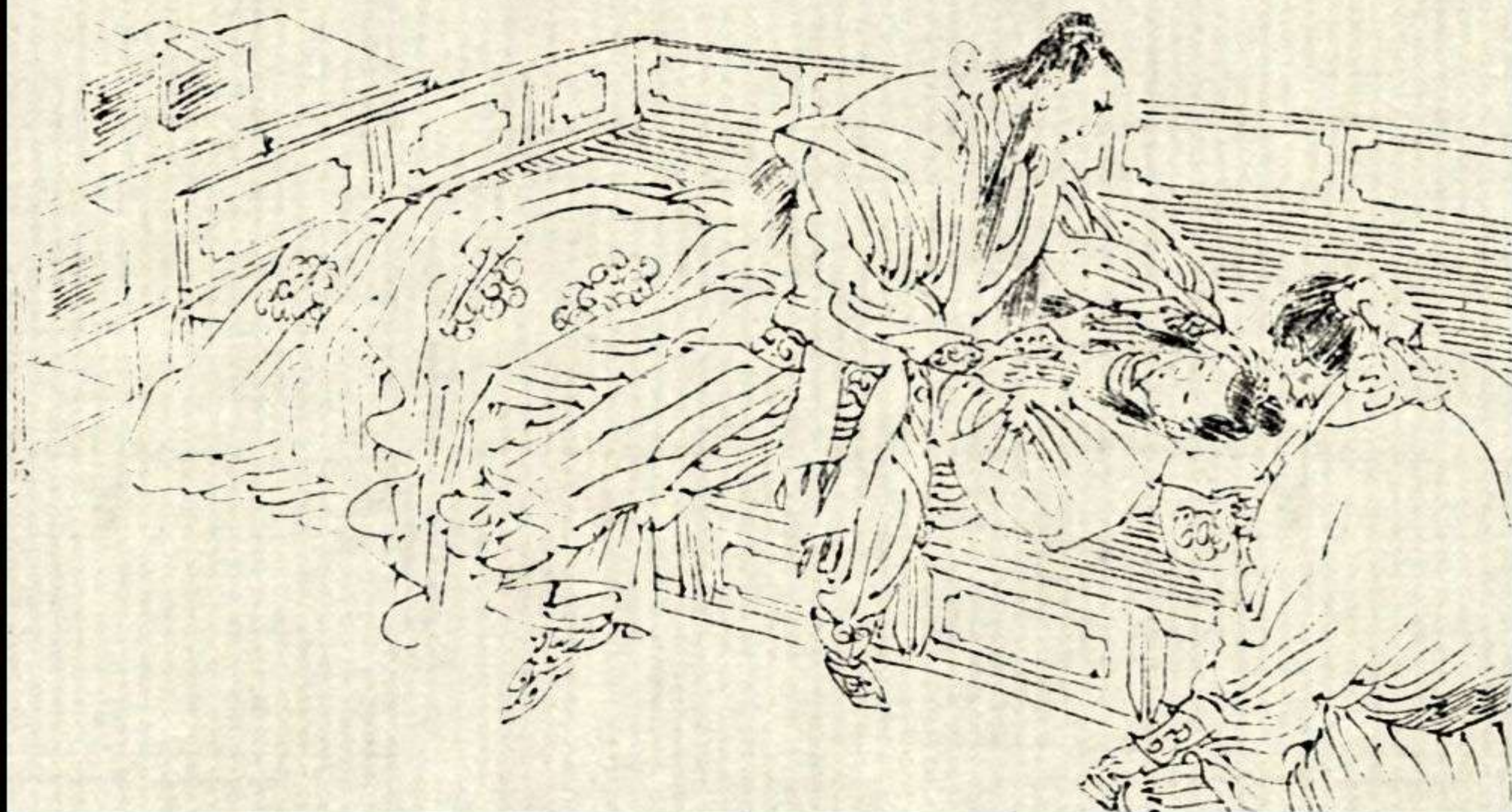
武三通纵身避过，武氏兄弟却齐呼“啊哟”，倒在了地上。那李莫愁从豹腹下翻将上来，骑在豹背，抱着婴儿纵声长笑而去。杨过大出意料，急呼：“李师伯……”



杨过欲追去，却被武三通抱住，要他给武氏兄弟解毒。杨过俯身看时，一人在左肩，一人在右腿，毒涎已延展开来，两人昏迷不醒。杨过想：再过五日，我身上的情花剧毒便发，多活五日少活五日没有什么分别，我让他父子团圆罢！



杨过伸嘴到武修文腿上吸毒，吐出几口毒水之后，又给武敦儒吮吸。这样轮流吸了一阵，口中只觉苦味渐渐转咸，头脑越来越觉晕眩，自己中毒已深了。他用力呼了几口，吐出毒汁，眼前一黑，猝然晕倒在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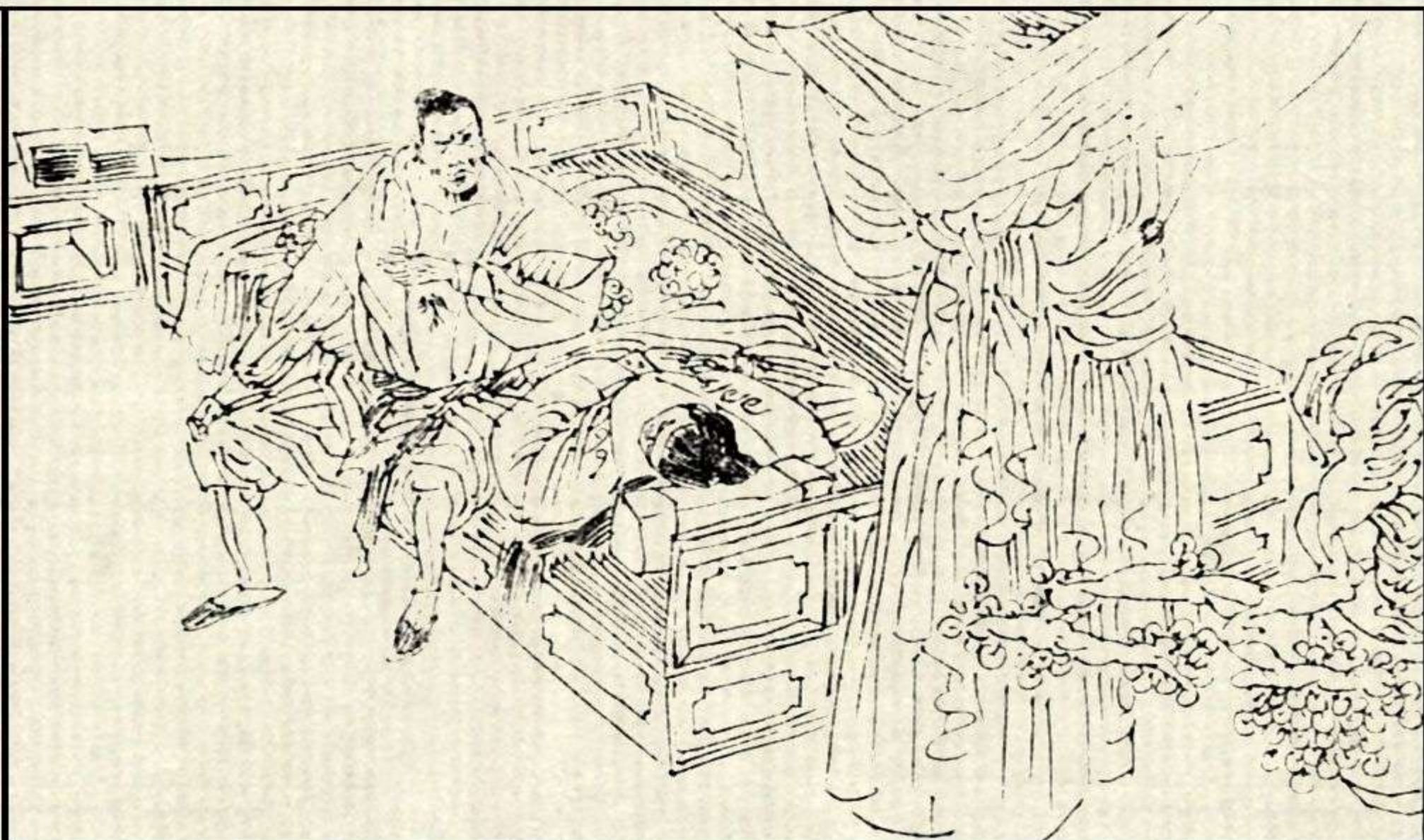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杨过醒来，发觉武三通坐在床头，自己已住在襄阳的室中，才知自己未死，还可与小龙女再见一面。于是，不禁出声而呼：“姑姑！”郭靖走来，手掌轻轻按在他额上，道：“过儿，好好休息，你姑姑有事出城去了。”



郭靖出室去，武三通含着眼泪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杨过：“杨兄弟，你救了我两个孩儿，也救了我这条老命。”杨过淡淡一笑：“咱们回襄阳有几日啦？”武三通道：“七日了，是朱子柳救你回来的。”



武三通道：“你疼痛昏迷之时，我请了天竺国神僧来医治。他说你依那毒性即要立时毙命。但你情花之毒发作期仍然健在，一定是以毒攻毒，相侵相克，反得善果了。他须去绝情谷验一验情花毒性，方能配制解药。”



武三通又道：“天竺神僧与我，还有朱子柳师弟明日将去绝情谷，你在家务须不动情思绮念，否则疼痛一次比一次厉害，伤了真元，可就不能相救了。”杨过却想：“要我绝了姑姑情意，还不如让我发毒而死。”



这一睡，方至啼鸟鸣喧而醒，已是黎明。杨过取过桌上糕点来吃，正吃间，郭芙走进来。她穿着淡红衫子，俏脸含怒，秀眉微蹙，瞪着一双大眼瞧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杨过道：“郭姑娘，你怪我哄骗了武家兄弟么？我是为他们好！”



郭芙自幼与武氏兄弟一齐长大，对两兄弟均有情意，她从武三通那儿得知杨过骗得二人对自己死了心，这怒气如何能抑制？她大声问道：“这事以后再跟你算帐，我妹妹呢？你……你竟想拿我妹妹去换解药，是不是？”



杨过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可别瞎说，我杨过为人虽不足道，焉有此意？”郭笑道：“是你师父小龙女亲口跟朱伯伯说，她看见你与李莫愁同在荒谷中后，回来便要朱伯伯将爹爹的汗血宝马借给她，好让你抱我妹妹到绝情谷去……”



杨过插口道：“我师父确有此意，但她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我倘真有此心，何不抱了你妹妹去绝情谷了？”郭芙道：“你身上毒发，行走不得，才请你师伯去啊！你把我妹妹交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简直是一个狼心狗肺的恶贼！”



杨过急道：“好好，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，我也不必多辩。我师父呢？”郭芙道：“你师父也不是好人。”杨过大怒：“你骂我辱我，我也不跟你计较，你怎敢说我的师父。”郭芙道：“你师父已将一柄淑女剑给了我，叫你将她忘掉。”



杨过不信，郭芙手腕一翻，从背后取出一柄长剑，正是绝情谷中得来的淑女剑。杨过满腔失望，不择言道：“谁要与你配对儿？这剑明明是你偷了她的！”郭芙生性骄纵，那里受得这样的重话？气恼之下，竟说出一件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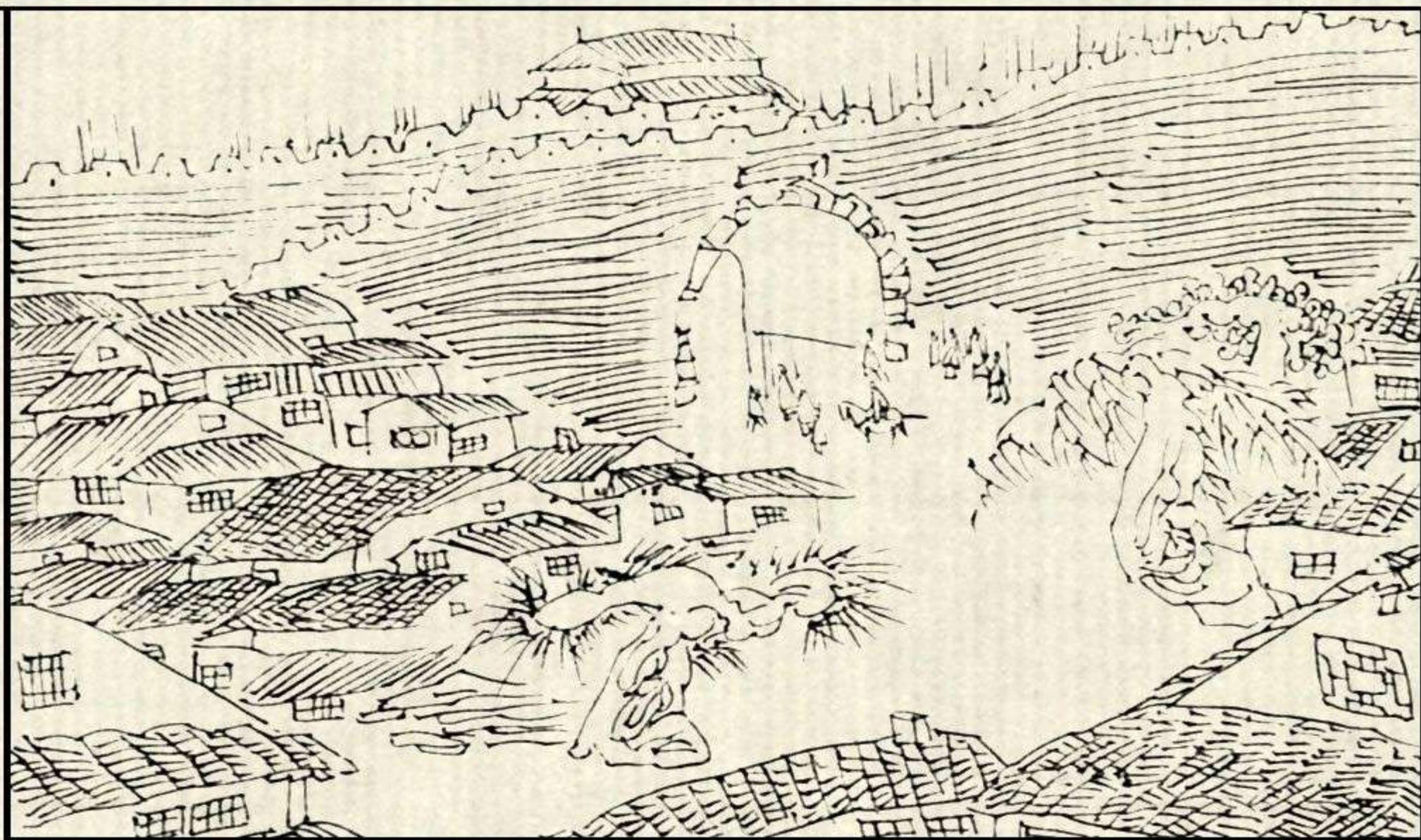
她道：“你师父相貌美丽，武功高强，只可惜行止不端，与全真教道士们暗中来往。那日全真教一个姓赵的，一个姓尹的来访爹爹，夜里两人在房中斗剑，姓赵的说你师父在玫瑰丛中动弹不得，让姓尹的偿了心愿了。”语中充满了轻蔑。



杨过听了心神大乱，气极之下，反手一记耳光，打得郭芙金星乱冒，半边脸面红肿。郭芙那受过此辱？狂怒之下，拔出剑来，道：“今日杀了你，为我妹妹报仇！”举剑便往杨过砍去。霎那间，杨过断了右臂，鲜血喷涌。



这一剑斩落，郭芙吓呆了，知道自己闯下了无可弥补的大祸，突然哇的一声，掩面哭着夺门而出。杨过一阵慌乱后，才将左手点了右肩穴道，又撕下被单缚住止血。这时听得门外郭靖大声说道：“快快，他怎么了，血止了没有？”



杨过只有一个念头：此处是不能再耽下了，无论如何不要见郭伯伯。便扶墙而下，猛吸口气，冲出房外，在府门翻上一匹马，驰去城门。守城将士都对他十分钦仰，立即开了城门，让他出城而去。



杨过不走大路，尽往荒僻之处行走。想到自己一生孤苦，小龙女舍己而去，复又给人断残肢体，身上剧毒未尽，命当垂危，不禁流下泪来。他在马背上，昏昏沉沉，任随马儿游走，有意无意间，却行到了武氏兄弟相斗的那个荒谷。



杨过在草丛中倒头便睡去，次晨睁眼坐起，忽听山峰顶上传来“咕咕咕”的叫声。抬头一看，那只丑神雕昂首挺胸，自有一股凛凛之威。杨过大喜，叫道：“雕兄，我身遭大难，投奔你来啦！”神雕一声长鸣，从山顶直冲而下。



神雕降至杨过身旁，伸出左翅在马背上一拍，马儿吃痛，大声嘶叫。杨过点头，决意不再出谷，便将马儿放了，然后跟着神雕走了一个多时辰，又来到“剑魔独孤求败”埋骨处的石洞。望着石坟，杨过不禁大是感慨。



杨过在石洞中过了多日，吃着神雕拣来的野味，右臂伤口渐渐愈合。一日，山气清佳，杨过去洞后观赏风景，行了里许，来到一座坟前。坟前大石上隐隐刻得有字，细细一瞧，竟是“剑冢”二字，杨过大奇：“剑何以有冢？”



这时，那只神雕咕咕叫着，降到坟前，伸出钢爪，将冢上石头移在一旁，露出并列的三柄长剑。第一柄青光闪闪，极是锋利，第二柄黑黝黝的玄铁铸成极是沉重，第三柄竟是木剑。他想，这定是独孤一生神技的标志，不禁悠然神往。



神雕咕的一声，衔起玄铁剑放在杨过手里，又展翅向他当头扑击。杨过道：“雕兄，你要试试我的武功么？”杨过气运丹田，力贯臂膀，将剑缓缓刺出。神雕左翅与那重剑一碰，杨过觉大力从剑上传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

不知过了多久，杨过悠悠醒转，只觉口中有奇苦难当的汁液沉入咽喉。睁眼一看，神雕正将一枚深紫色的圆球喂入口中，他不忍拂逆神雕美意，勉强吞下。过了会儿，他略行运气，顿觉呼吸顺畅，精神大旺。



杨过站起身来，拾起重剑，竟似轻了几分。神雕咕的一声，又展翅扑了过来，弯弯的嘴竟自向他胸口直啄。杨过纵身跳起，从神雕头顶飞跃而过，抢到内侧，这时他学过的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都施用不上，只有巧妙趋避和呆板地刺击。



杨过斗得累了，和神雕回到山洞。次日醒来，神雕已衔了三枚深紫色的蛇胆放在他身边。他想到昨日食后精神爽利，也不多加理会，一口一个吃了，然后静坐调息。突然之间，顿感全身各处关脉穴道畅通无阻。



杨过大喜，出洞与神雕练剑，如此数日，重剑已不如先前沉重，击刺挥掠，渐感得心应手，日渐领会了独孤留刻的“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”境界。这平平无奇的剑招，威力远比过去所学的剑招大，真有了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。



过了月余，杨过已勉强可与神雕巨力相抗。这日晨起，大雨倾盆而至，神雕仍拉他出洞，来到一个处山洪峡谷。那洪水尤如一条大白龙奔腾雷鸣而走。神雕跃入溪中，站在水石上，扇翅击流石，如是数次，无一次让流石通过。



神雕跃回岸边。杨过知道独孤昔日常到山洪中练剑，自己却无此功夫，犹豫间，臀上被神雕大翅一震，身子立即往溪中落去。他忙使个“千斤坠”身法，站在那块水中石上，山洪冲得他左右摇晃，他当即气沉下盘，牢牢站住。



杨过渐感力气耗尽，将剑在石上一撑，跃到岸上。神雕又是挥翅拂来，杨过有了提防，自行跳入水中。山洪已越大了，没了他头顶，一股水冲进他口中。杨过凝气守中，过了会儿，双足一撑，跃起半空，口中一条水箭激射而出。



杨过随即又沉入溪心，山洪从头顶轰隆隆冲过，他如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动，便取剑挑那水中的石头和树枝。那重剑受水力一托，也大不如平时沉重，出手反感灵便。他挑刺掠击，直练到筋疲力尽。



当晚，杨过练到深夜。他想那蛇胆定有强筋健骨的奇效，再将水中练剑一悟，忽然得到了许多顺刺、逆击、横削、倒劈的剑理，以此使剑，真是无坚不摧。若非神雕从旁诱导，这套已达止境的剑术已不可再而得见了。



杨过仰望明月，突然想到了小龙女：“姑姑见到我此刻的功夫，不知有多欢喜？她在何处呢？”胸口一阵剧痛，转念又想：“我虽悟到了剑术的至理，但枯守荒山，又有何用？我也当学一学独孤前辈，打得天下群雄束手，才甘心就死。”



想到郭芙的截臂之恨，杨过热血上涌，道：“此仇不报，非丈夫也！”当下，连夜回到山洞，向神雕说：“雕兄，小弟在江湖上尚有几桩恩怨未了，暂且分别，这柄重剑，小弟求借一用。”说着，向独孤的坟墓和神雕深深一揖。



杨过背负重剑，施展轻功，直奔襄阳郭府处，来到郭靖夫妇居室，猛听得婴孩哭声。杨过一惊：莫非那小女孩已回到家中？他屏住呼吸到窗缝中张望，只听黄蓉道：“好好一对双胞胎，却被杨过拆散，你还说杨过是好人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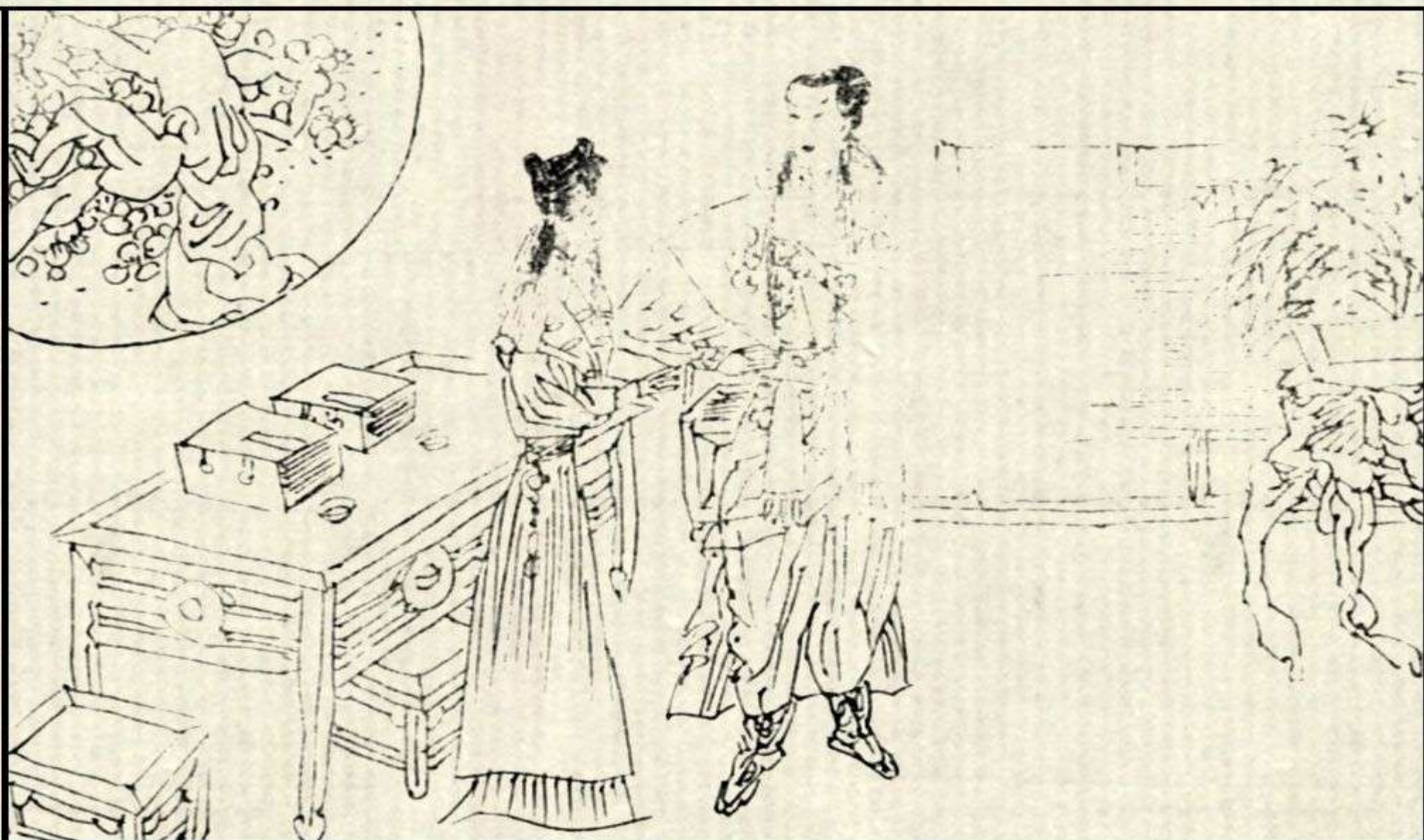
郭靖道：“过儿决不是这样的人，他累次救你和我……”黄蓉打断他道：“杨过若不把女儿还我，我连他的左臂也砍下！”郭靖大声喝道：“蓉儿，你说什么？”举手往桌上重重一击，一张红木桌子竟给他打塌了半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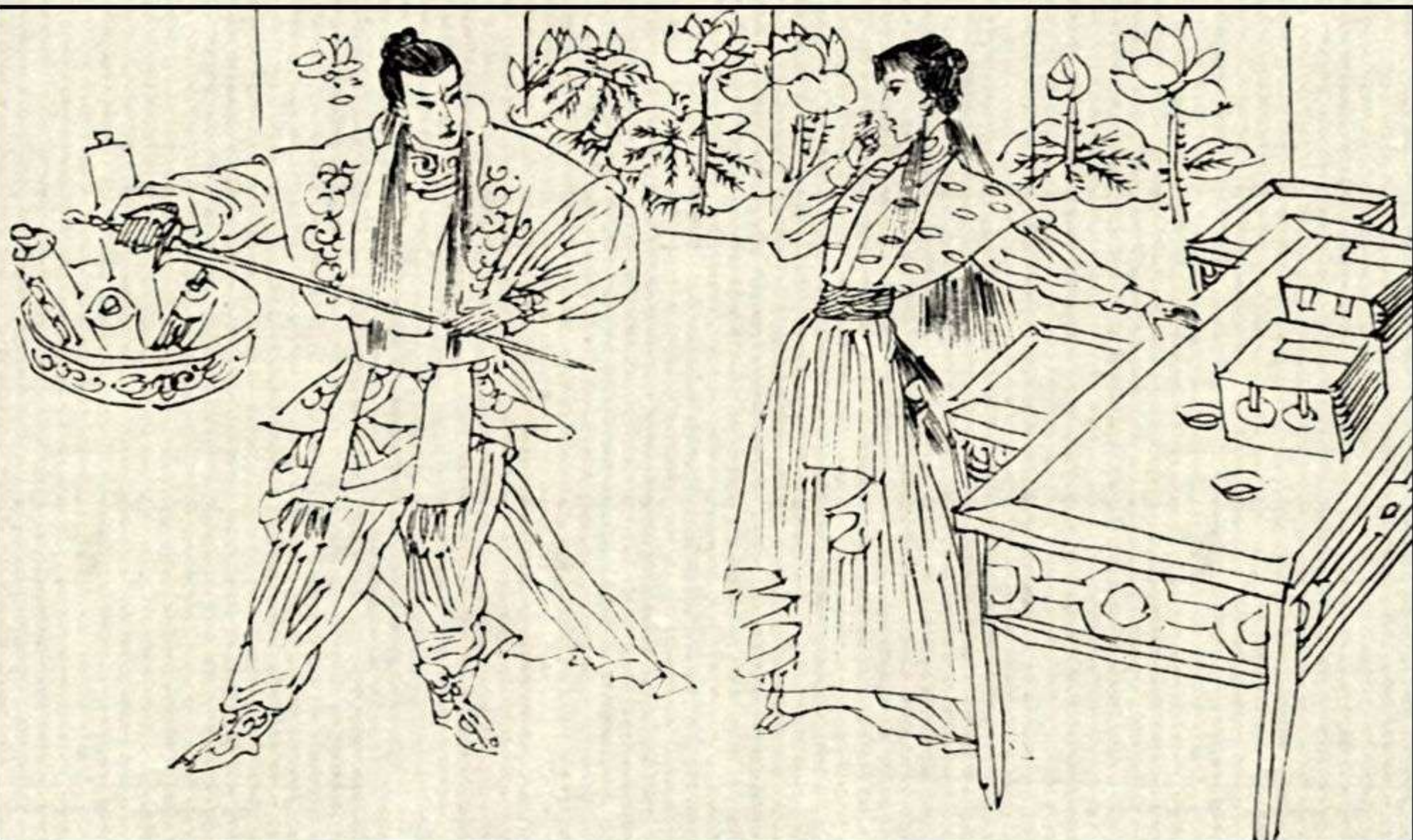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，杨过突见西边窗下有个人影一晃，便悄悄退开，跟在那人后面。他细细一瞧，竟是郭芙。郭芙回到房中去，杨过便窜上房外一株大树枝杈间，一会儿，但见郭靖大踏步走到郭芙房前叫：“芙儿，你睡了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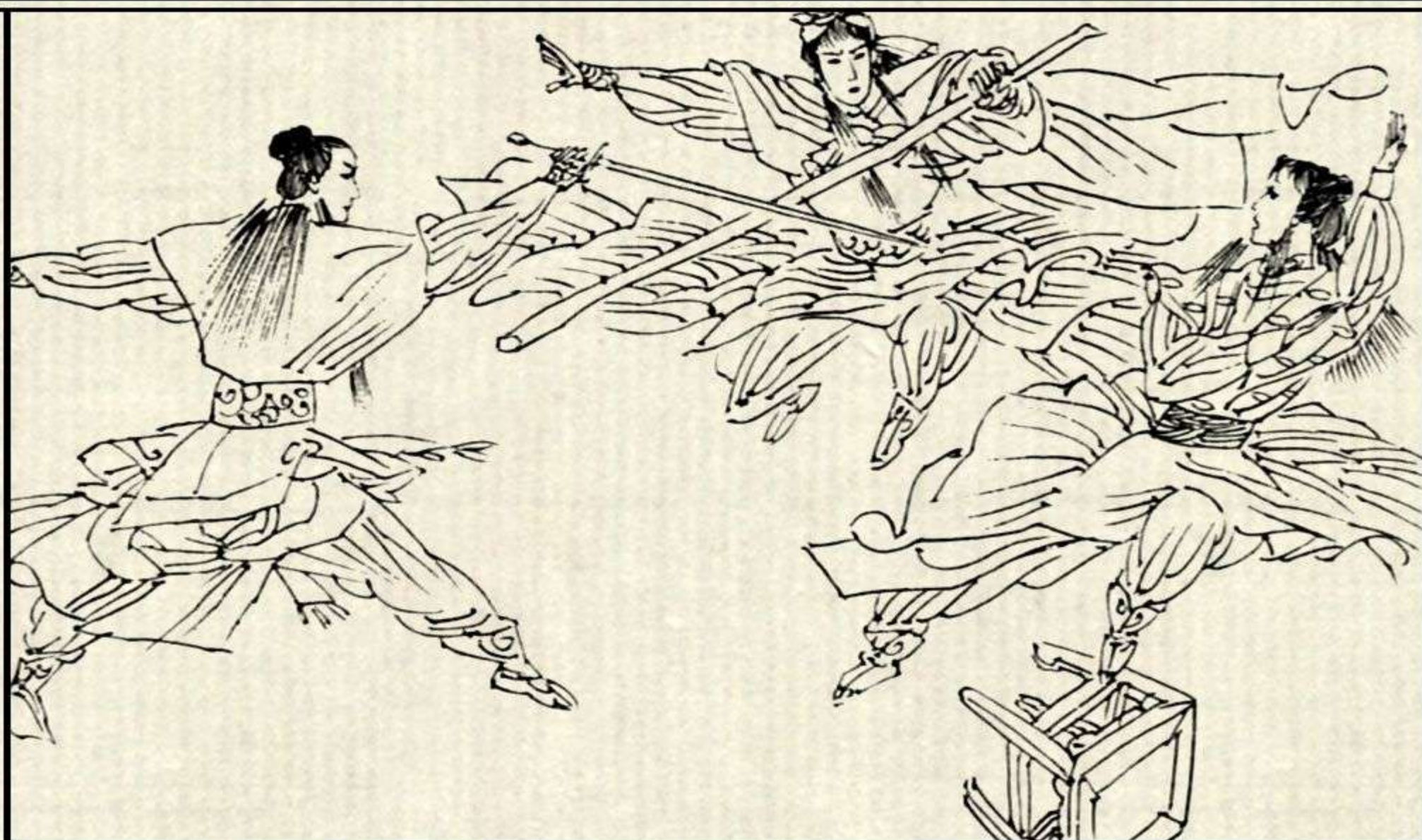
郭芙将门打开，让爹爹进房去。郭靖走到郭芙身边，严厉地说：“你怕我责罚，这些日子你躲到哪里去了？你知道，过儿的爹和你的爹是结义兄弟，过儿一副侠义心肠，几次三番救你爹娘性命，你为什么要断他的手臂？”



郭芙哭着抬起頭道：“他擄我妹子，誹謗女兒……”郭靖打斷她的話：“有件事今日也對你說了，過兒的父親楊康慘死在嘉興王鐵槍廟中，雖然不是你母所害，也却是因你母而死，我郭家負他楊家實多！”



郭芙道：“难道女儿就任他欺侮么？”郭靖道：“明明是你断了他的手臂，他怎样欺侮你？那柄剑呢？”郭芙从枕头下取出淑女剑。郭靖接在手里，柔和道：“芙儿，人生行事须当无愧，你断了他一臂，我今也要断你一臂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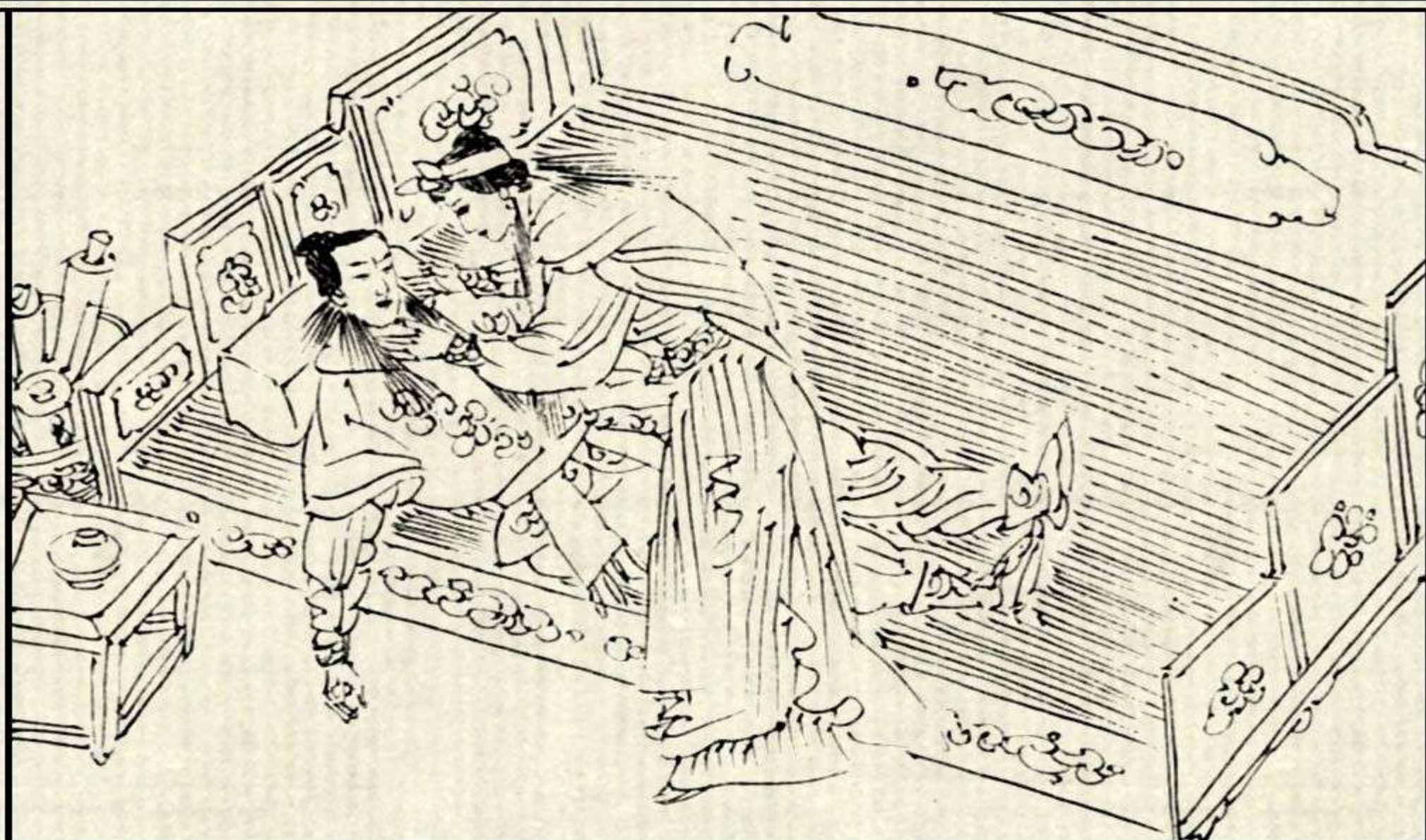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从窗外瞧得这般情形，吓得一颗心突突乱跳，正自思念要不要下去阻止，突然见郭靖长剑抖动，挥剑要削，窗中霍地跃入一人来，人未至棒先到，将长剑去势封住。来者正是黄蓉。



黄蓉一言不发，刷刷刷连进三棒，逼得郭靖后退两步。然后又回棒一挑一带，卷起郭芙身躯，从窗口直摔了出去，叫道：“快回桃花岛去，请柯公公来向爹爹求情，小红马在府门口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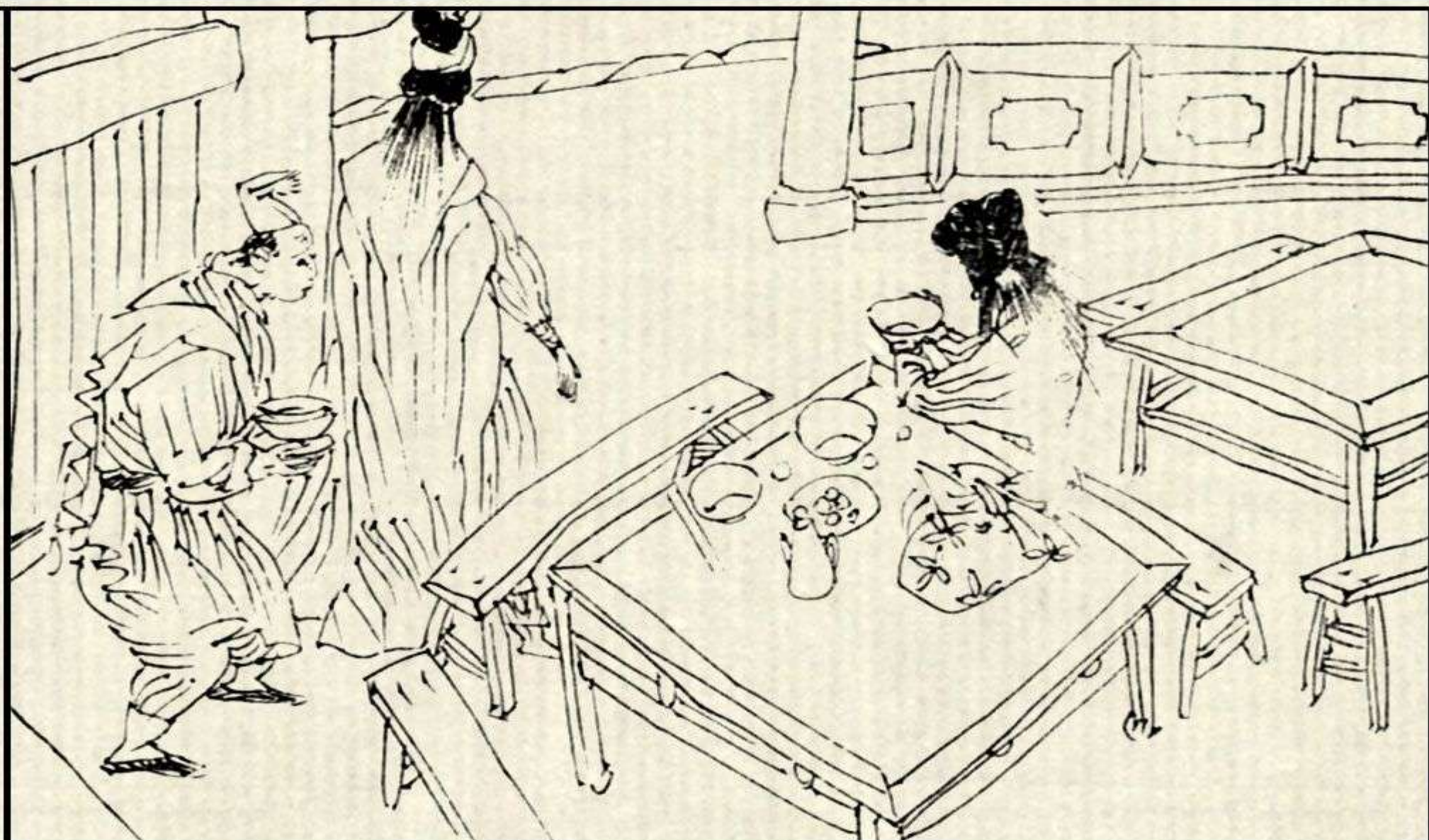
黄蓉又连进数招，将郭靖逼靠在床沿，道：“靖哥哥，你饶了芙儿罢！”郭靖道：“过儿断了一臂无人照料，我真恨不得断了自己这条臂膀！”黄蓉道：“过儿的武功不在你我之下，必无大碍。”一边在他腰际点了穴道。



黃蓉將他安睡在床，在他額上一吻，道：“靖哥哥，今日暫且得罪，待我送芙兒出城，回來敬你三杯，向你陪罪。”郭靖動彈不得，只覺得妻子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，卻頑皮嬌憨不減當年，弄得自己真哭笑不得。



杨过听郭靖言辞真挚，不禁心中一酸，眼眶儿也红了。黄蓉回到卧室取了包袱，展开轻功，顷刻之间，到了南门，正赶上郭芙出城。她便从城防安抚手中牵过一匹坐骑，与女儿并骑而出。杨过一直悄然跟随在母女二人的身后。



黄蓉舍不得女儿，越送越远，行到二十余里，天色已大明。二人来到一小镇饭铺内吃饮食，黄蓉吃罢，道：“芙儿，我去给你买点路上吃的东西，你稍等片刻。”说着起身朝街上走去。



她在苹果店正将苹果放入怀中，忽听得身后一个女子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那女子腰间挂着拂尘，正是赤练仙子李莫愁。她左手抱个婴儿，婴儿身上的襁褓绣着一支殷红的小马，正是她亲手所制。黄蓉心中大震，这不是郭襄是谁？



黄蓉跟随李莫愁来至镇外树林中，展开轻功上前一拦，道：“这位想必是李道长了，幸会幸会！”李莫愁见她腰间插着黄色竹杖，也认出了她：“小妹久慕郭夫人大名，真是相见恨晚。”两人说了好些客套话。



黃蓉上前一看女嬰，道：“這孩兒真可愛，李道長，給我抱抱。”李莫愁頗以為喜，笑吟吟遞了過去。黃蓉剛接觸強裸，掩飾不住慈母之情，愛怜之色流于臉上。李莫愁見她神色有異，猛地收回雙臂，躍出兩丈開外。



李莫愁生怕郭靖在附近，胆先怯了，转身要走。黄蓉一跃上前，身在半空，竹棒已使“缠”字诀掠到李莫愁身后。李莫愁拂尘挥后，笑道：“郭夫人，你要考较小妹功夫，何必定要今日，岂不伤了这可爱的孩儿？”



黃蓉想試她一試是否真喜歡孩兒，便道：“你不放下孩兒，我可顧她死活了！”说着舉棒戳向郭襄小小的身體，但輕重遠近在她手下不失分毫。李莫愁忙向右閃，怒道：“你枉有俠名，对小嬰兒也施毒手，卑鄙！”



黃蓉心中一喜，還要吓她一跳，又舉棒疾攻。郭襄被顛簸起伏，甚不舒服，放聲大哭起來。李莫愁奮力抗御，但招招心神不定，急退數步，舉拂塵護在郭襄身前，叫道：“郭夫人，你到底要怎樣？”



黄蓉道：“当今女流英杰，武林中只称李道长和小妹二人，此刻有缘，何不一分高下？”你将婴儿掷下，咱俩凭真功夫过招玩玩。”李莫愁想：难道我真怕了你这女子不成？便将婴儿放在几株大树之间的柔软草地上。



李莫愁走出來道：“請發招罷。”黃蓉揮起竹棒，使招“按狗低頭”，向李莫愁後頸捺落。李莫愁拂塵倒卷，縛向竹棒，帚絲直向黃蓉面門擊來。兩人以快打快，各展精妙招術，頃刻間已拆了數十招。



黄蓉又道：“你挂念孩儿，动手时不能全神贯注。这样罢，我割些棘藤将她围着，野兽便不能近前，咱俩再痛痛快快打一架。”说着，到树丛中割了许多生满棘刺的长藤，密密层层地缠在孩子身周的几株大树上。



黃蓉纏完，笑道：“李道長，我曾聽楊過說，你寫過‘桃花島主，弟子眾多，以五敵一，貽笑江湖’四句話，咱們今日以一敵一，却瞧是誰貽笑江湖？”李莫愁道：“桃花島的武功我見得多了，沒什麼了不起！”



黄蓉冷笑一声：“便算不是桃花岛的武功，你也未必对付得了。你有本事，便将那孩儿抱出来瞧瞧！”李莫愁一惊：难道她对孩儿施了毒手？急忙纵身跃过棘藤，只见地下棘藤横七竖八，五花八门，嗤的一声，道袍给挂掉一块。



她刚落足，突见黄蓉已站在棘藤之内，俯身抱起了孩子，便跨进棘藤向黄蓉奔去，但这方圆数丈之内，任她这般纵跃奔跑，似左实右，似前实后，几个转身，便转到棘藤之外。那黄蓉放下孩子，早已轻巧自在地出了藤圈。



李莫愁猛地省悟，这黄蓉圈的，自是桃花岛的九宫八卦神术了。她一摆拂尘，窜出数丈，与黄蓉斗杀起来。拂尘上招数变化精微，对方打狗棒法奥妙无比，李莫愁勉强抵挡数十招，自知再斗下去，终将落败。



李莫愁足下疾向后退，在林边一个树墩上坐下，说道：“郭夫人棒法果然精妙，小妹甘败下风，然郭夫人何以不学令尊的家传本事，却反要求诸外人？”黄蓉知她胜不了自己棒法，便道：“这棒既叫打狗，见打便打，岂有他哉？”



李莫愁怒气上冲，将袖口一挥，两枚冰魄银针向黄蓉小腹激射过去。黄蓉急忙回转竹棒，一一拨开。李莫愁道：“郭夫人，你挡我银针，还是非用这竹棒不可么？”黄蓉想，她总是输得心不甘服，便道：“好，小妹接你几掌。”



黃蓉將竹棒往腰間一插，準備接她的五毒神掌。李莫愁雙掌一拍，內力運至掌心，右掌往黃蓉肩頭按去，同時發出兩枚銀針，射入了黃蓉胸腹。黃蓉捧肚大叫：“啊啣！”李莫愁雙掌剛沾上對方衣襟，却掌心都是一痛。



她大惊之下，举掌看时，只见每只掌心都刺破了孔，孔周带着一圈黑血，显然地为自己的银针所伤。但看黄蓉时，她却从怀中取出两只苹果，笑吟吟地高高举起。李莫愁今日遇到这个诡诈百出的对手，只有甘败下风。



李莫愁伸手入怀去取解药，却见黄蓉一只雪白的手掌形如兰花，向她攻来。李莫愁心中一动：“莫非这是天下闻名的兰花拂穴手？”右手来不及取药，翻掌出怀，抓住黄蓉的手指。这时黄蓉又将左掌拍向她的肩颈“缺盆穴”。



李莫愁已觉下臂酸麻，便惨然道：“郭夫人，我斗智斗力都远不如你。今日但求你一件事，我师妹的孩儿实在可爱，求你别伤了她小命。”黄蓉心中一动，从李莫愁怀中取出解药瓶道：“李道长，多谢你对我襄儿如此关怀。”



李莫愁愕然道：“什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这女孩儿姓郭，名襄，是我和郭靖的女儿，生下不久便落入了龙姑娘手中。承你养育多日，小妹感谢不尽。”说罢，倒出三粒药丸喂入她口中，又道：“三个时辰之后，你穴道自解。”



黃蓉快步入林，去抱郭襄，郭襄却已影踪不見了。她心中怦怦亂跳，想那抱走郭襄的人定走不遠，便攀到林中最高一株樹上四下眺望，但見平坦的路途上，沒有絲毫可疑的事物。



黄蓉猛然想起数月前与金轮法王相斗，危急中布下乱石抵挡，当时杨过来救，曾将阵法的大要说给他知晓，杨过聪明无比，这棘藤疑阵，经他举一反三，破解并不难。一想到杨过，她脑中一晕，不由得更增了几分忧心。



她暗道：“芙儿断他一臂，他和我郭家更是结下了深仇，襄儿落入他手中，这条小命算是完啦。他不用下手相害，只须随手将她抛在荒野中，这孩儿哪还有命在？”想起小女儿出世没几天，便如此多灾多难，竟怔怔地掉下泪来。



那女孩正是杨过抱走了。原来他一直远远跟在黄蓉身后，黄蓉一路行踪他都瞧得清清楚楚，趁李黄二人相斗时，他跃上高树，扯了三条长藤并在一起，一端缚在树上，手拉一端纵入棘圈，双足挟住郭襄腰间，带出圈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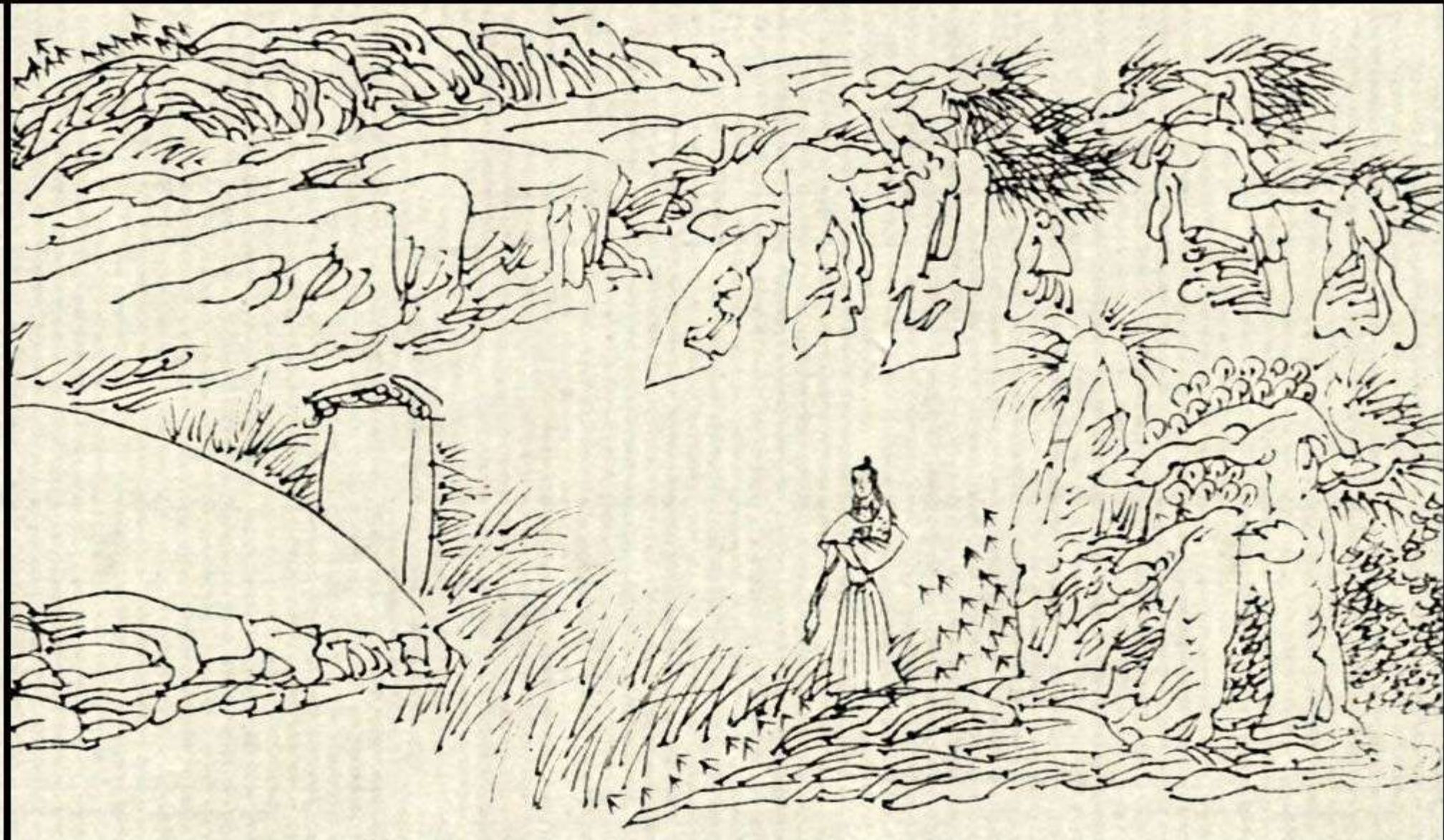
杨过携着襁褓，落地后便急速奔跑，片刻间回到了市镇。郭芙正站在街头，牵着小红马东张西望，等候母亲回来。杨过双足一点，身子从丈许外跃到了小红马背上。郭芙回过头来，见到杨过，大吃一惊，急忙拔剑在手。



杨过见她脸色苍白，目光中尽是惧色，此时若要斩断她右臂，实是易如反掌，但事到临头，竟然下不了手，哼的一声，挥出右臂，长袖已裹住了她长剑，向外甩出。他拉住马缰，双腿一夹，小红马向前急冲，绝尘而去。



杨过骑着小红马，不多时便已掠过襄阳。他不时看看怀中的郭襄，睡得正沉，一张小脸秀美娇嫩，心道：“郭伯伯、郭伯母这个小女儿，我是不还他们了，也算报了我这断臂之仇，他们心中的难过，只怕尤胜于我。”



杨过行出二百里，沿途渐有人烟，一路上向农家讨些羊乳牛乳喂郭襄吃了，决意回古墓找小龙女去。不数日间已到了终南山下，将小红马遣回了。杨过觅着山路来到古墓之前，那“活死人墓”的大石碑巍然耸立，与前无异。



古墓門已封，只有鑽過水溪及地底潛流，從密道進去。想到郭襄一入水底必死無疑，便將她放入墓旁一山洞內，拔些荊草堆在洞口。正當他繞過古墓向後走，忽听得遠處有兵刃相交之聲，瞧方向已是重陽宮所在，立即急奔而去。